

百合集

愧貽德著

21

# 百 合 集

倪 貽 德 著

短 篇 小 說 集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1 9 2 9

1928, 11, 20 付掛

1929, 1, 25 初版

1——3000

每冊實價四角半

## 百合集目次

離 婚 .....	1	—5 6
百 合 姑 娘 .....	5 7—9 4	
三 年 .....	9 5—124	
侍 女 .....	125—162	
傷 離 .....	163—180	

## 離 婚

孫炳炎是我五六年以前在 A 校裏的老同學，當學生時代他的經濟似乎是很富足的，每天的時間，幾乎大半是消磨在穿時髦衣服，蕩馬路，逛游藝場裏，是同學中的一位瀟灑派的人物，而我那時的家境正在敗落之後，求學還得靠朋友的幫助，除了學費之外，時常兩三個月沒有一個零用錢，衣服更是襤褸不整，是許多同學中的最貧窮的一個，我和他的處境既然不同，彼此間的交情當然是疎遠淡漠，連看見了也不十分招呼。

但到出了學校以後，他的家境也像

是漸漸破產了的樣子，據他自己說，是因為他的父親在交易所裏投資失敗了，將家產全部虧盡，接着自己的房屋又遭了火災，本來是一個中產的家庭從此就變成無產，但是這樣一來，他和我之間反而漸漸了解起來，不久我們便成了很好的朋友了。

我們都因為要謀生的關係，同進了一個半學校式的研究院裏辦事，不幸那研究院的氣象非常不振，經費也不十分充足，生徒是寥寥無幾，我們幾個教職員，除了吃飯住房子之外，拿不到半文薪水，所以我們那時的生活，實在是可怕得很，不過我因為是窮慣了的，倒還不感到甚麼，只是孫君因為向來過着‘布爾喬亞’的生活，一時驟處窮境，公子落難，更覺得辛酸哀傷，本來是弱衰的他的身體，因為營養不良和心境惡劣關係，便時常害着疾

病，他的以前的許多衣服物件，也完全質當盡了。不過那時我們精神上却是很愉快的，因為幾個熟識的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同病相憐，互相慰藉，當夜深人靜的時候，相對着促膝談心，有時談到悲觀的地方，彼此嘆息唏噓，有時談到快樂的地方，大家又天真地大笑一場，我們簡直成爲患難之交的了。

這樣的經過了半年，到了暑假，我們的生活都起了極大的變化，我們都受了內地的中等學校的招聘，於是大家都不得不離散了，各奔上自己謀生的道路，那時我赴石城，孫君則溯長江，泛洞庭，遠去三湘七澤之境，到一個偏僻的小縣城裏的一個女子師範學校裏當教員去了。這其間我們都因爲性情的疎懶和俗務紛繁，不曾通過幾封信，各人的消息當然也無從詳細知曉。我只知道他在那邊，頓受一

班女學生的歡迎，在教課上絲毫不發生困難罷了。

性情乖張的我，在石城的某校執教，雖然也不受學生的反對，但不上半年，便因得罪了該校的校長，所以在學期終了的時候，便辭退了職，仍復回到上海，過我飄浪落拓的生活，那時候以前的許多共患難的朋友，多已遠離他去，只剩了我一個人，更加覺得孤單，無聊的時候，時常想起孫君，他畢竟不像我那樣浮躁，能夠安分守己地保住了固有的位置，每月坐享一百多元的薪水，於生活上一點不起恐慌，從此一帆風順，不難恢復他以前的境遇，後來又聽到人家傳說，他已和當地的一位女學生由戀愛而結了婚，度着美滿的人間生活，這更使我羨慕不已。

不料又過了半年之後，在一個酷熱的夏天的午後，孫君突然的來訪我了，驟



見之下，使我不勝驚訝。看他的態度，仍舊是不像得意的樣子，穿了一件洗染了的嗶嘰長衫，面色仍舊蒼黃消瘦，兩只大而黑的眼睛表示着疲倦而無力的神情，但我總以為他是久別江南，趁着暑假的閒暇，回到故鄉來探望探望親友的。但據他自己說，因為那地方過於偏僻，加以近年來戰禍頻起，土匪橫行，所以不願久居，已將學校的教務辭退了。他對於和女學生戀愛結婚的事實，也絕對不肯承認。

“戀愛勝利了，這是很光榮的事情，何必保守秘密呢。”我向他打趣着說。

“那裏有這樣的事，你聽誰說的？你看我要是結了婚還肯離開那地方麼？”他笑着這樣推却地說，我也信以為真了。

他那時因為沒有地方住，所以就搬到我的寓所裏來，於是我們又開始一年前的窮愁相對的生活，依舊是每天打算

着吃飯問題，每天起生活的恐慌，而他的眉宇之間，似乎又添了一層以前所沒有的新的愁容來，時常一個人坐着發呆，一個人秘密地寫着不知寄往何處的信，我也不好意思老是喋喋不休地盤問他。

一天的晚上，我們坐在小屋裏閒談的時候，不知道爲着甚麼原因，他摸出他袋裏那個小皮筐來，偶一不慎，從皮筐裏掉下一張四寸的相片來，我的手快，給我拾起了，他現出倉惶的樣子，急急地想搶過去也來不及了。我得着機會，逃開了和他距離較遠的地方仔細觀看了一番。那相片上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女子的肖影，一看上去就知道是一個內地中學生的模樣，寬大的布衣，提高的黑裙，天足，不十分新式的短髮，富於肉感的身體，面目大致是美好，但因照片過於小不十分看，

得清楚了……

“哈哈，現在總隱瞞不過去了，這相片上的女子究竟是誰，快說來我聽吧！”我一面看一面笑着問他。

“開甚麼玩笑，不快拿來還我麼？”他又好氣又好笑的向我搶奪着。

“哼哼，那不成，你非要說給我聽了才還你”我避開了再逼緊一層說。

他被我逼不過了，只得答應了我把其中的情形告訴我聽，於是我們又各坐了原位，孫君抽起一支香煙，把心神略略安定了一下之後對我說道：

“這件事情，我對你實在沒有守秘密的必要，不過我想再過一回告訴你的現在既然被你發露了，我也只得將經過的情形對你直說，橫豎遲早你總有知道的一天，事情是這樣的，自從去年初秋，我們分別之後，我就由長江西行，經過了一

A vertical column of handwritten signatures and scribbles on the right margin of the page. The signatures are written in dark ink and appear to be stylized, possibly representing the author or a reviewer.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five distinct signatures or scribbles stacked vertically.

星期的路程，才到了那目的地 D 縣的女子師範學校，那學校是省立的，所以校舍非常寬大，經費也還充足，不過因為僻處內地，所以種種設備不十分完全，你是知道的，我是在那兒任圖畫手工的藝術科的，那學校以前的藝術科，似乎都是外行，所以一看他們的成績，真是好笑，大抵是臨的西洋畫片和擦筆照相，離真正的藝術教育却遠得很，我一進去之後，便一掃以前的腐氣，完全改了新派的教法，引起她們濃厚的興趣，所以那一班女學生，對於我異常的歡迎，我初次的嘗試居然得了大成功了。

“你總也可以想得到，我在赴該校以前，是抱着極大的希望的，我想那學校裏，定有不少美貌可愛的少女，我在那裏面不是像在羣花衆香的中間，可以滿足我的眼福了嗎？可是等我到了那校裏一

看，所有的女學生，大抵是粗淡黃面，缺少靈秀之氣，和我們江南一帶的女人比較起來差得遠了，這大概是水土氣候不同的關係吧。但過了幾天，其中有一位女學生，漸漸的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可就是這照片中的女學生，現在的尊夫人麼？她叫甚麼姓名？”我不等他說下去，便打斷他的話急急地問。

“是的，不要性急，讓我慢慢的說下去吧。”他再深深地吸了一口大聯珠繼續着說道：“她名叫楊慧蓮，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天真爛漫的少女，她那活潑可愛的樣子，在許多女學生之中的確是最傑出的了。真是奇怪，我注意了她，她似乎也很注意我的樣子，對於藝術一科，比旁的同學格外的用功，聽說她以前是從來不畫一張畫的，但等我去之後，她却畫得最是起勁，每次下課鐘打了之後，其餘的同

學都退出去了，她一個人還在教室裏不倦地描寫，晚上自修的時候，她或是一個人或是帶了旁的同學拿了作品到我的房裏來要我批評，改正，她的進步的確很快，在全班中的成績是最好的了，我不免時常誇獎着她。可是對於我，在許多人的面前，過意的表示冷淡的樣子，而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却是過分的和我親密。從這一點上看來，可以知道她對我的確有意思的了。

“我們兩人在心裏互相了解着，在言語中暗示着，不知不覺之間，我們的感情竟團結成一起了，她對於我是一心地傾慕，無條件地敬服，我也知道她的爲人，最是真爛漫，心地純潔，對於新的潮流，最是易於接受，新文學的研究，也極感興趣，雖然脾氣不免有點燥，輕於喜怒，可是這還是孩氣未脫的表示，反能使人格外覺

得可愛，所以我當時時常在想，要是她能和我做一個終身的伴侶，互相愛慕着，安慰着，不是可以幸福地過着一生麼？可是起了這樣的念頭之後，心裏反而感覺到苦痛，煩惱起來，在一個人獨處的時候很容易感傷着孤單的寂寞，但是一見了她的時候，心裏便立刻起一種無名的喜悅，把甚麼事情都忘却了，我簡直像一刻也不能離開她的樣子了。

“時間過得很快，我自從到了那學校以來，已經由蕭颯的涼秋轉變到寒冷的冬天了。一天的日暮時分，我喫了晚飯之後，一個人在學校園裏散步，對着那凋零了的草木和寒雲凍結的天色在起無限感傷的時候，她也好像是和我約定了似的，趁着黃昏無人的時候，獨自沿着曲徑向我這方面漫步地走過來了，我們驟見之下，都現出一種驚喜的面容來，互道

着相遇的湊巧，於是我便和她擇了一處幽僻的地方的一張坐椅上並肩坐下，在那樣蕭條嚴肅的日暮時分，在那樣荒涼寂寞的學校園裏，因着自然界的啓示，的確更能使我們的戀愛深刻化，悠久化的……”

“啊，真是太美了，太富有詩意了，我聽了你的話，也可以想像到那種情景出來呢。”我聽他越說越有趣味了好像是在描寫一篇小說的樣子，不禁插說了幾句贊美的話。

“自然，的確是太有詩意了，我自己也莫明其妙，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們兩人的手互相緊握住在一起了，我們的口和口互相深深地吮吸住了，那時候我的一腔熱情，已經不能自禁，便把我近年來在社會上所受的痛苦，所遭的不幸，以及感到人生的寂寞，對於她的思慕，戀念，和盤的



訴說給她聽了，末了，我更和她說：‘現在我的肉體，我的靈魂，我的全生命，全部交付給你了，以後是幸福，或是痛苦，全都由你的主宰……’我竟向她作最後的求了，她溫存地依在我的懷裏，默默聽着我的訴說，聽我說到哀傷的時候，竟禁不住嗚嗚地啜泣起來，我爲熱烈的感情所衝動，也將多年蓄積着的眼淚一時向她狂湧出來，啊，那一種互抱着痛哭的情景，我至今想起來還覺餘味不盡呢……’

孫君說到這裏，似乎是追想起甚麼事情的一般，徐徐吐着口中的煙圈，把話語暫時停止了。在從不會經過戀愛生活的我，也聽得發呆了。‘啊，戀愛是這樣神秘美麗的麼？那女子是這樣純潔天真喇！照這樣看來，所謂戀愛是建築在物質生活上的，女子是崇拜虛榮金錢的，完全不是事實了……’我只默默地在這樣